



我的母亲

胡希明

江琴 徐琪 编译

我的母亲

胡希明

江琴 徐琪 编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母亲胡希明/江琴, 徐琪编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334-7110-1

I. ①我… II. ①江… ②徐…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7608 号

The Chinese version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work in English
“*Nerves of Steel*” by Shauley Cheng.

Wode Muqin Hu Ximing

我的母亲胡希明

江琴 徐琪 编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12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2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110-1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弁 言

我同胡希明、郑轸曾（郑汀）夫妇，都是上世纪40年代厦门大学教育系的学生。我于1941年入学，胡希明、郑汀分别于1945、1946年入学，我应是他们的师兄。由于我于1946年回校任助教，曾协助系主任李培圉教授等指导他们的教育实习，也可以算是他们的老师。

更为重要的是，“文革”之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同他们夫妇，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交往。1983年，我读了胡希明的《教育讲座》，并于她应聘西北师大兼任教授之际，邀请她顺道来母校做报告。因为怕触动她的伤痛，我们只谈当时教育问题，对往事她也不愿深谈。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由于编辑出版书籍事宜，我同郑汀有较多接触，郑汀也数次主动向我述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和他的两难抉择：一边是17年音讯渺茫的等待；一边是被错划为右派、病魔缠身时，作为护士的现任妻子以身相许的恩爱。

据我所知，对这特定历史背景所形成的无可奈何的悲剧，两人均选择自己承担痛苦，不愿造成新的伤害，但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郑汀重在情感，希望倾泻过去思念之

苦和“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永远思念；而胡希明较为理智，宁愿将“无处投寄的思念”深锁于自己的心扉。

我完全同意本书作者郑晓蕾所说的：“父亲母亲永恒的爱情就像一部悲剧——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刻骨铭心的悲痛是如此真实。”（第 228 页）

这位郑、胡长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近 70 年前胡希明经常在松岩公寓花园中散步时抱在手里的婴儿。当时，作者的外公胡汉基是厦门大学总务处的工作人员，闲暇时帮朋友看管毗邻厦门大学校园那栋蜂巢山麓的两层别墅式公寓。我曾租住于这一公寓底层西侧的一间房，厅堂、花园都是共用的。

作者同她的外婆、母亲一起生活、成长，对母亲胡希明的心路历程理解深邃；但对她的生父郑汀，可能只是概念式的理解。虽有 1995 年重逢时较为深入的谈话，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中，其理解的深度不如我们这些过来人。某些情节，还可能略有出入。

作为一个传记式的历史故事，他们的爱情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然而这样的历史悲剧，应当永远不再。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始人，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写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1. 大脚行大运——3
2. 十字路口——4
3. 注意细节——9
4. 葡萄藤下的时光——13
5. 订婚与入伍——21
6. 青年军——26
7. 回家——31
8. 大学时光——33
9. 喜庆的婚礼——36
10. 欢乐一箩筐——41
11. 伤离别——43

第二部分

- 12. 台湾——49
- 13. 绿墨水风波——55
- 14. 月夜玫瑰香——59
- 15. 难以承受之殇——65
- 16. 交换学者——68

第三部分

- 17. 北婆罗洲——75
- 18. 泼汤事件——82
- 19. 友谊，是相互的馈赠——85
- 20. 图钉与礼服——90
- 21. 早晨的玫瑰——95
- 22. 签证被拒——98
- 23. 离开台湾——105
- 24. 团聚——109
- 25. 陌生的国度，崭新的生活——117
- 26. 佛罗里达——119
- 27. 美国苹果派——133
- 28. 纽约长岛——140
- 29. 科罗拉多州之丹佛——148

- 30. 无处投寄的思念——154
- 31. 思念无尽——159
- 32. 交换老花镜——161
- 33. 重逢之后——165
- 34. 期待与父亲的初次见面——168
- 35. 开往福建的火车——175
- 36. 前往香港——181
- 37. 许义在中国——186
- 38. 密克罗尼西亚——189
- 39. 伊利诺伊州厄本那-香槟市——191
- 40.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193
- 41. 密歇根州米德兰市——195
- 42. 新泽西州——198
- 43. 母亲的学术活动——202
- 44. 伊拉——205
- 45. 外婆在纽约——208
- 46. 加利福尼亚——213

第四部分

- 47. 永别了，希鹭小姨——221
- 48. 杰出的教学教授——224
- 49. 1995 年与父亲第二次见面——225

50. 母亲生病，外婆去世——228

51. 母亲最后的日子——231

52. 母亲去世——235

附录——241

第一部分

1. 大脚行大运

我母亲出生于1927年。当时，外公胡汉基是割据福建省西部郭凤鸣部的一名年轻陆军中校。1929年3月12日，蒋介石利用这支部队抵御从江西省进入长汀的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惨烈的长岭寨激战中，郭氏军阀被击毙。不久以后，外公亦弃甲从商。

母亲出生时，外公二十四岁，而外婆赖淑姬年仅十八岁。外公高大英俊，外婆娇小纤弱。外婆生长在一个遥远的乡村，由于方言不通，她刚嫁入胡家时，既无法表达沟通，也不能理解外公家人所说的话。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失去了与娘家的联系，从此便全心全意地照顾起丈夫和他的家人。

童年时，我曾问外婆她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她温柔地说：“我的爸爸开了一家糖果店，我还有一个哥哥。”眼中满溢着乡愁。外婆非常怀念自己的童年。在村子里，曾外公相对富裕，而外婆又是大家庭里多年来才生出来的长女，因而受到了万千宠爱。

外婆甚至逃脱了当时盛行的残忍的裹脚习俗。“太疼了！”她不禁打了个寒颤，然后告诉我说，当她第一次看到别人家用三米多长的布条裹缠小女孩的脚时，连忙逃走

了。(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脚或“解放”的脚一直被认为是年轻姑娘找到好婆家的障碍。为了限制脚的生长，母亲会在自家姑娘仅两岁时用布裹住她们的脚，除了大脚趾头外，把其他的脚趾向内弯曲，紧紧裹在脚底里。)幸运的是，外婆的父母舍不得让她遭受这么大的罪。一些亲戚担心到时候没有出身名门或富贵的好人家来提亲，曾外公却说：“大不了一辈子跟着我们。”当然，这并没有发生。幸运的是，1912年，这个残忍的旧俗终于被废除了。

外公外婆的结合相当随缘。按照传统婚俗，外婆直到结婚那天才能见外公。据说，曾外公为了给外公挑选一位合适的新娘，精心制订了一个计划：他先联系了一个媒婆，从她那里拿到五位家境优越年轻姑娘的生辰八字，将这些生辰八字记在红纸上，然后晚上出去打麻将前，他会随机盖起一个生辰八字。如果输了，那位姑娘便被排除，生辰八字也会被礼貌地退回；如果赢了，便记下赢了多少分数，然后把生辰八字收起来，一直赢到满意为止。结果曾外公很快便在第三个晚上赢到满意的分数，外婆的生辰八字给他带来了好运。于是，外婆被迎娶进了胡家，当时的她年仅十七岁。

2. 十字路口

结婚一年后，外婆生下第一个孩子——我的母亲，而

且早产四周。外婆这么年轻第一次生育，且远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象当她第一眼看到如此幼小、弱不禁风的女婴时，是多么的害怕。外婆不止一次告诉我：“人们过去经常对我说，如果这个孩子能活下来，熏鱼都会游泳哩！”

尽管这个预言令人沮丧，但是外公外婆没有放弃。他们坚定的决心和对女儿的挚爱使得虚弱的母亲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越长越结实。虽然外公外婆对自己初为人父母的成功感到自豪，但曾外公是个有着封建价值观的传统男性，他像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希望能有个男孩传宗接代。由于外公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更加期待外公有一个男孩。出于极度的失望，曾外公准备给我母亲取名“招弟”，顾名思义是要母亲生一个小弟弟。

外公定定地看着曾外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名字。他轻摇着躺在臂弯里的爱女，坚定地说道：“父亲，我会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珍爱他们。我给她起名为‘希明’，愿她能有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

我想，母亲打小便知晓了她名字的由来和意义，且真正领会了外公在她身上寄予的厚望。事实上，母亲一生不懈地追求卓越便是对她名字最有力的印证。

为了感谢外婆生下女儿，外公送给她一件礼物：一对精致的 24K 金手镯，由一条细长的带有吉祥图案的链条相连接，雕刻的图案是小小的樱花交织在弯曲的藤蔓上。这



母亲两岁时照片

(这张照片她送给了父亲，父亲保存了几十年后转交给我)

是外公特意请了一位有名的宝石匠精心雕琢而成的。这个充满爱意的举动引起了胡氏家族的“议论”纷纷，因为从未听说一个丈夫居然为生了女儿的妻子买礼物。他究竟在想什么？然而，我的外公与众不同，他无疑是走在那个时代前头的男性。

外公虽然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但是他是一名颇有天分的战略家。他只在军阀军队呆了几年，便放弃了表面上看似风光的事业，因为他无法忍受同胞间的相互残杀，并为中国未来的命运哀叹不已。国民党反复无常的领导和队伍中猖獗的贪污腐败，也坚定了他中途离开的决心。外公感到忍无可忍，最后只能带着厌恶离开。

1928年秋天，中国实现了自十七年前清朝灭亡以来的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内部的矛盾继续恶化。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和声名狼藉的黑社会青帮的支持掌握着上海的势力。北方仍然处在军阀的控制下，其中一些军阀已经与日本人签署了和平协议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在外公的家乡——福建汀州（现为长汀），中国共产党效仿苏联共产党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由于外公曾经效力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担忧家人的安危。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带着外婆和母亲离开家乡前往上海。那时，母亲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外公在旅居上海期间从事着一份我至今仍无法查明的工作。他似乎忙于做一些生意，但究竟是什么，无人知晓。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没有在上海逗留太久。日本人于1937年8月13日猖狂进犯上海，杀害了成千上万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而在中国租界内的外国人却幸免于难。

外公收拾了所有能够从上海劫难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带着家人迁移到鼓浪屿。这座风景如画的岛屿坐落在福建的海滨城市——厦门。外公试图涉足其他生意，但都没有成功，而且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积蓄。接下来的岁月里，家中又诞生了三个孩子：我的小姨希鹭，舅舅希贞和希文。家里把母亲送往最好的小学读书，在那里，她门门功课都很优秀。母亲的美术老师经常带领全班学生去沙滩上写

生。他们画着金黄的太阳和波光粼粼的大海，有时还有翱翔天空的海鸥和扬着风帆的渔船。从那时拍的黑白照片上，可以看到母亲是一个缺了一对大门牙、被海风吹乱了头发的女孩。沙滩和海风给母亲带来了奇迹，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她的皮肤变得黝黑，脸庞变得丰盈，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有一天，母亲的班级准备搭乘渡轮到厦门岛内一日游。在路上，母亲抓到一只蝴蝶。欣喜若狂的她迫不及待地要把蝴蝶放进瓶子里，打算做成标本送到科学课上。不料蝴蝶挣脱出手飞进了英国领事馆的花园。那时候，中国的许多主要城市，比如厦门，都驻扎着力量强大的外国势力，主要的不动产都已经租借给外国官僚买办。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外国人都生活在用铁丝栅栏围起来的高大建筑里，并配备警卫 24 小时看守。外国势力的国旗在风中飘扬着，以炫耀其国威和影响力。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被视为二等公民。

母亲接近英国大使馆的高大铁门时，包着头巾的黑脸印度门卫冲向她，示意她离开。这个事件给年轻的母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猜想她一生的正义感和狂热的爱国激情，就是在这一天扎下根的。

外公视女如子，非常重视对长子女的教养，他经常说：“长子走上正轨，弟妹就会以他为榜样。”母亲从他的教育哲学里获益颇丰。外公每天早上在母亲上学前亲自给